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檢閱制度下日本作家之創作實態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6-2411-H-034-010-

執行期間：96年08月01日至97年0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賴雲莊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研究生兼任助理黃一雁

大學部兼任助理方韋翔、吳純宜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中國文化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29 日

中文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檢閱制度下日本作家之創作實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前後，日本政府對於國內的出版物有嚴格的檢閱制度。因而在1939~1945年間，文壇上活躍的作家人數銳減，文學作家的創作也相對大幅減少。

但在這段期間中，太宰治如同不受到檢閱制度及整個戰爭中的社會背景等的影響般，仍然持續著旺盛的創作活動；不只是短篇小說還有數篇長篇小說的問世。這個時期的太宰治的創作特色是，許多翻案小說的集中出現。一直以來的研究中廣泛認為，太宰治利用以古今中外的古典創作為底本，而進行改寫翻案，透過這樣的創作方式，在戰爭期間的書寫自己想表達的內容，進而能讓作品順利通過戰爭期間檢閱制度。

這的確是有說服力的一種說法，但是，我們發現其實這個時期的太宰治創作並非全是翻案創作。也有非翻案作品的一般小說創作。因此，在翻案小說的研究在累積一定成果後，縝密的分析探討同時期的非翻案作品，進而將非翻案作品與翻案作品作比較分析，對於戰爭期間的太宰治創作實態的理解有其重要的研究價值。

本研究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的太宰治的創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分析比對，以求能窺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日本作家之創作實態之一角。

關鍵字：第二次世界大戰、翻案作品、非翻案作品、太宰治、檢閱

英文摘要

Japanese writers' actual situa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period

Around World war II period, Japanes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 strict censorship system to domestic publication. Therefore, from 1939 to 1945 active writers decreased sharply while writings from literature authors also declined obviously.

At the same time, Dazai Osamu seemed not affected by censorship system and whole martial social background but still kept vigorous writing activity on not only short stories but also river novels. In this period, the characteristic of Dazai Osamu's writings was publishing a lot of adapted writings. Generally thinking from past research, Dazai Osamu adapted ancient and modern classical writings and through this kind of writing he could write what he wanted to write and, further, it made his writings pass censorship system during martial period.

Indeed, it is a persuasive version however it was found not all of Dazai Osamu's writings during this time are adapted writings. Accordingly, after accumulating an amount of achievements of adapted writings and carefully analyze adapted and non-adapted writings with comparative way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ssist us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researching Dazai Osamu's writings during martial time.

Consequently, Dazai Osamu's writings in World war II is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and after analytic comparison we could see a part of actual situation of Japanese writers during World war II period.

Keywords: World war II, adapted writings, non-adapted writings, Dazai Osamu, censorship

一、前言

昭和 14 (1939) 年 4 月，日本警視廳檢閱課，決定強化出版統制的方針；7 月，內務省加強對於自由主義圖書、言論的取締。這樣的出版統制政策中也限制了報章雜誌的紙張使用。昭和 15 年 7 月的「七·七禁令」中更出現了「不急切無用的出版物的出版抑制等出版統制」之細則。在這樣的出版統制之下，禁刊了一百三十多種刊物，並同時搜查及沒收了出版社及書店中的書刊。此外，內閣情報部以出版界統制命令為名下令解散「日本雜誌協會」、「東京出版協會」，於昭和 15 年 12 月創立「日本出版文化協會」以利於言論出版統制的強化¹。這樣的出版統制制度隨著戰爭的激烈化、太平洋戰爭的開戰，有更顯強化的趨勢。其中著名的谷崎潤一郎『細雪』的連載禁刊（昭和 18 年 6 月），正是受此統制制度之因²。除此之外同時期有許多文藝刊物皆在此時因為妨礙安寧秩序或破壞風俗等理由遭到了禁刊或刪除的命令³。

當然當時已成為文壇中堅作家的太宰治之作品也遭逢到此出版統制命令的波及。太宰治著「花火」在昭和 17 年 10 月號『文芸』雜誌發表發刊後，即遭到刪除命令。原因在這樣的戰爭時期中，家庭國家論的框架是非常意識性的被重視的，像「花火」這樣的以家庭崩壞為主題的小說，被認為對一般的家庭民眾有不良影響；因此在出刊後遭到禁刊回收銷毀的處分⁴。

因此在這段有種種限制的時期中，活躍在文壇上的日本作家銳減，有人停止著作或以持續寫作卻不發表作品的方式持續自己的作家生活，如同先前所言及谷崎潤一郎的『細雪』，即是在此時期持續創作寫成，等到戰後才一併發表。但是，當時的文壇中，令人注目的是太宰治的存在。太宰治雖然也親身受到出版統制的刪除禁刊處分，但其創作活動不受到此檢閱制度影響般，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仍然持續著旺盛的創作活動。不只是短篇的創作，甚至有多篇的長篇小說問世⁵。

二、研究的目的及文獻探討

太宰治（1909-1948）其一生的創作，被歸類成 3 個創作分期，其中在創作分期的中期（1938-1945）的數年間，發表了許多的翻案作品；所謂的「翻案」就是將現有的小說、戲曲等原作加以潤色、改寫、改編的一種創作方法。例如太宰治的「新哈姆雷特」（『新ハムレット』）即是原作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的翻案。

¹久保田淳編「日本文学史年表」『岩波講座 日本文学史』別卷（1997 年 6 月 日本 岩波書店）

²日高佳紀「有閑マダムの戦中と戦後—谷崎潤一郎『細雪』」『発禁・近代文学誌 国文学解釈と教材研究 7 月臨時増刊号』（2002 年 7 月 日本 學燈社）

³石原千秋・生方智子「近代発禁関連略年表」『発禁・近代文学誌 国文学解釈と教材研究 7 月臨時増刊号』（2002 年 7 月 日本 學燈社）

⁴安藤宏「『一般家庭人ニ対シ悪影響』—太宰治『花火』」『発禁・近代文学誌 国文学解釈と教材研究 7 月臨時増刊号』（2002 年 7 月 日本 學燈社）

⁵山内祥史「著作年表」『太宰治全集 13』（1999 年 5 月 日本 筑摩書店）

太宰治的創作分期之中期正巧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戰及日本戰敗投降的時期幾乎吻合。因此，許多論文在探討這個時期的特色—翻案作品時，總是歸咎於戰爭的激烈化以及檢閱、出版統制制度的嚴格化，而造成太宰治在這段時期有很多的翻案創作。

關於太宰治翻案作品的研究，在日本，於2001年木村小夜，出版了第一本研究太宰治翻案作品的專書『太宰治翻案作品論』⁶此書以太宰治的中期三篇典型的翻案作品為中心，極力摒除這些作品的時代背景，單純的將翻案作品縝密的與原作進行比對及分析。木村指出翻案是太宰治一貫的方法，並不侷限於戰爭時期，翻案作品的大量出現是本質於太宰治作家本身的特質，以及其對言語（言葉）之濃厚興趣。而批評往往的先行研究中習慣將翻案作品的大量出現歸咎於戰爭，且在這些論文中常以戰爭背景為前提，將太宰治的翻案小說之內容一一對號入座，將之讀解且論述成批判、或迎合時代背景的作品。木村指出這些作法完全是本末倒置的方法；木村認為翻案的作法與翻案作品的大量出現與時代背景無太大關連。

但是，我們雖然不能將時代背景作為探討太宰治作品時的最大考量，但是不得不重視的是戰爭時期這樣的時代背景對太宰治的作品造成的影響；以及在太宰治的作品中，戰爭期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如何被表現出來。尤其是在戰爭期間大量出現的翻案作品之寫作表現方法的探討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

另外，九頭見和夫，繼木村之後也出版了一本『太宰治と外国文学—翻案小説の原典へのアプローチ—』⁷，以外國文學者的不同角度去切入剖析太宰治文學，可補大多數的太宰治研究者多仰賴翻譯之原作來作研究的不足。開啟了太宰治研究的另一新切入點。

除了這兩本專書之外，也有一些關於太宰治翻案小說的研究，渡部芳紀將太宰治的翻案作品定位於私小說作品的延長線上，認為太宰治之所以會開始寫翻案小說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親身體驗之泉源已書寫殆盡，而且因為戰爭激烈化的關係，太宰治不再將自己的人生經驗如傷口般赤裸裸的攤在大眾面前；翻案這樣的創作方式是，太宰治透過他人的體驗，將自己的思念表現出來的方法⁸。磯貝英夫將太宰治的翻案看成是太宰治對周圍的一種「融合」表現，當時的時代並非是能夠直述自己的想法的時代，只能藉著韜光隱晦的虛構方式，才能些微的將自己的思想表現出來⁹。相馬正一則認為，太宰治的翻案小說雖然在材料上採用了客觀小說的體裁，但是完成的作品卻是，名符其實的作者本身的獨白小說。相馬並以『新ハムレット』為例，指出太宰治是透過外國的作中人物，嚴格的批評日本戰爭期間的當局者的偽善¹⁰。

這些論點，可以簡單的以兩點來歸納。1. 翻案小說是被定位於太宰治初期的私小說的延長線上，雖說是翻案小說，其實只不過是戰爭期作家因創作活動被壓抑，而創造出的私小說之變形。2. 太宰治透過翻案這樣的創作方法，把其當成一種偽裝方法（隠れ蓑），間接的批評戰爭期的政府當局。但是我們在這裡不禁要提出質疑，有關於1. 的私小說延

⁶木村小夜『太宰治翻案作品論』（2001年2月25日 日本 和泉書院）

⁷九頭見和夫『太宰治と外国文学—翻案小説の原典へのアプローチ—』2004年3月日本 和泉書院）

⁸渡部芳紀「『地球図』論—太宰文学の一方法」（『太宰治心の王者』1984年6月15日日本 双文社）

⁹磯貝英夫「『お伽草紙』論」（『作品論太宰治』1764年6月15日 日本 双文社）

¹⁰相馬正一『評伝 太宰治 第三部』（1985年7月30日 日本 筑摩書房）

長說，雖然有其說服力，但是如果在壓抑的時代背景下，作家只能用翻案來表現自己的創作的話，在戰爭期理應不該有其他作品出現；但明顯的事實並非如此。關於2.的論點，若將太宰治的作品中做片段式的讀取，也許可以將各個斷面解讀成批評時勢、國家、當局者等之依據，但是當我們再度審視作品的整體內容，其實，事實通常並非如此，而且太宰治對於時勢、對於當時的日本，通常都是以不置可否、不批評與不讚美的兩價性價值觀來表現¹¹。

這些論述，皆是將翻案小說當作是一個特別的類別，由太宰治的全作品中提出論述它們的特色，但是在翻案小說的特色在被論述到一個成果時，我們有把翻案小說還原到太宰治的著作年表中，將之與其他非翻案小說做比較的義務。因為，同樣是檢閱制度下發表的作品，一定有某總程度的共通性，透過這樣的並列比較，我們可以更明確的得知翻案小說所代表之意義。同時也可以清楚的勾勒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日本作家太宰治的創作實態。

三、報告內容

根據前述之翻案作品研究相關文獻得知，翻案作品的研究大多著墨於為何在戰爭期間，太宰治大量的開始創作翻案作品。重視翻案作品的特異性，意圖探求其特點。但是，在翻案作品的特色研究有一定的成果累積後，再一次將之放回太宰治的著作年表中，將之與同時期的作品作比對，我們可以再度更明確的得知翻案小說所代表之意義。同時也可以清楚的勾勒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日本作家太宰治的創作實態。

首先我們必須要確認，何謂「翻案作品」的範圍。在先行研究中對於所謂的「翻案作品」之定義，學者們有著不同的論述方式以及不同的定義。例如渡部芳紀認為翻案小說為太宰治文學的一個特色，並列出「女生徒」「新ハムレット」「正義と微笑」「右大臣実朝」「新釈諸国噺」「竹青」「パンドラの匣」「斜陽」這些具體的作品名，指稱定義它們就是翻案小說¹²。関井光男將太宰治的翻案小說大分為二；一為翻案他人日記的作品，另一為翻案東西方古今的古典創作之作品。並指稱這兩者皆是利用他人的作品之引用及想像力構成的文學方法¹³。而木村小夜給了太宰治翻案作品一個非常廣義的定義，這定義幾乎是囊括太宰治全作品的一個定義；木村認為太宰治的作品以典型的翻案作品為核心，形成一個不斷擴大的漸層同心圓。而這個同心圓的離圓心的遠近，是取決於與原作的引用或改變的多寡而定¹⁴。這是一個說明太宰治文學的一個非常好的比喻方式，也提供後進的太宰治翻案作品研究者一個相當大的研究提示。但我認為，這樣一個論點的確可以很清楚的表現出太宰治的創作特色，但不斷的擴大翻案作品的範圍卻會使我們在將翻

¹¹ 頼雲莊「太宰治『お伽草紙』論」（『国語国文学研究第39号』2004年3月 日本 熊本大学国語国文学会）

¹² 渡部芳紀，同注8

¹³ 関井光男「太宰治の翻案小説あるいはプリコラージュ」（『国文学解釈と鑑賞』1987年6月 日本 至文堂）

¹⁴ 木村小夜，同注6

案作品作為議題討論時，焦點漸漸模糊。因此，我主張在探討翻案作品時將焦點鎖定在，作品名上明示原作品名的「典型翻案作品」。

在本計畫中，選定以在戰爭期出版的『津輕』及日本戰敗後，隨即出版的『惜別』這兩篇太宰治之長篇小說做為主要探討之對象；這兩篇作品皆是在太宰治中期典型翻案作品集中地發表出版的時期，夾雜在典型翻案作品前後發表的作品。非翻案作品是否也同時有翻案作品所有的特色？若有的話，又是怎麼樣的特色？如何反映在作品中，這樣的特色是否和翻案作品雷同？這些都是在本計畫中欲探討之問題。

『津輕』雖是被稱為太宰治的返鄉小說，立足在作品中的「津輕」這個地方的地理位置之定位，以及在太宰治心中的定位的論點上¹⁵，『津輕』的各項論說一一被展開。

而『惜別』是以周樹人留日時的故事作為小說的題材，這樣的小說題材，被拿來探討太宰治透過周樹人的描寫，反映出來太宰治心中之位置於東亞的「日本」觀¹⁶等，有關於當時社會背景的各种議題。

我們可以得知，這兩部作品都是有明確主題的作品。於翻案作品中，太宰治對於主題的處理方式以及創作方法的特色，是否也同樣的反映在非翻案作品上。透過作品的整理及分析，預定可以得知非翻案作品之創作特色。由此進一步推演出翻案作品與時代的完整關係。本計畫之最終目標在於完成結合典型翻案作品及非典型翻案作品之研究，探討完整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檢閱制度下之太宰治作品論。

四、結果及自評

本研究成果之一「太宰治『津輕』論—「表」與「裏」的作品構造—」，已投稿刊登於『台灣日本語文學報 23』（2008年6月，台灣日本語文學會，p.1-p.25），其摘要如下。

太宰治『津輕』為1944年11月小山書店所發行的「新風土記叢書」第七篇。這篇作品被稱為是作者的「回歸故鄉」之創作，但是在這篇作品中所說的故鄉所指為何？本論首先要將這一點釐清；此外，再將重點放在分析「昭和」以及「聖戰下」的時代狀況是如何被表現出來，來明確本篇作品的特徵。太宰治將『津輕』這篇作品和他的實際人生故事作連結，透過此方法，錯開「新風土記叢書」原本設定的「故鄉」概念，進而完成一冊小說。在這個作品中經常刻意地製造出「表」與「裡」的關係，描繪出多層次的作品世界。這是在有檢閱制度的言語統制時代下，作家的一種向限度挑戰的方式，我們可以從此看出作者的創作態度。

我們可以得知，『津輕』透過選擇性的敘述方式，將主觀及客觀同時編織在作品中，為避免主觀的敏感敘述，取而代之的是用敘述的眼光將「聖戰下」的負面形象之津輕描述出

¹⁵東郷克美「『津輕』論—周縁の世界への帰還」（『一冊の講座太宰治』1983年3月 日本有精堂）

¹⁶川村湊「『惜別』論—大東亞戦争の親和の幻」（『国文学』1991年4月 日本 學燈社）

來。這樣的不直接闡述訴求理念的創作方式，相同的傾向在『惜別』中也可看到（『惜別』論仍在整理中，論文撰寫完成後將投稿學術雜誌）。

從翻案作品研究成果中我們得知，太宰治的翻案作品中內含了許多時代的要素，不是只是巧妙的利用翻案的方式逃離了創作時的時代背景，而是巧妙的透過及利用翻案創作的方法，將時代背景織入其中；例如，利用原作的同時期之代表意義，將其意涵呈現在創作中。但我們也發現一樣特徵，太宰治在這些作品中，將時代背景巧妙的置入作品中，同時透過這些作品表達一些看法和主張。然而，透過作品分析可以得知，這些冠冕堂皇地被提出來的思想、主張等總是在太宰治的饒舌及不斷前後反覆的敘述中，不停的被正正負負的反轉提起。更直接說的話，若我們說在太宰治的翻案小說中，可以看得出太宰治的思想和主張的話，那是極度模糊不清的。因為這樣的思想主張，早已在翻案的創作中過濾了一次之後呈現在作品中，再加上在作品中又被反覆的饒舌的從不同方向重複敘述，而使得作者的思想主張無法令人明確的捉住核心重點。

太宰治在戰爭期間使用了不少翻案這樣的創作方法，但這不是一種現實的逃避也非當時他能採取的唯一方法。相同的這些翻案作品中一樣有它的時代性以及作者想表達的思想及主張，但因為創作的方法，它們都被抹淡了。

在本次的研究計畫案中，透過同時期的非翻案作品分析，我們得知的這個時期的太宰治創作，雖有多篇的翻案作品，但在非翻案作品的長篇小說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和上述之翻案作品相同的特色。要通過檢閱制度並非一定要用翻案的手法才能達成。而這些非翻案作品與翻案作品之共通之處即是多層次的作品呈現創造出「表」與「裡」的作品內容，欲造成多樣化的作品解讀可能性。我們可以說這樣的時代背景及時代要素不清楚的表達意識的方式事實上不只是翻案，非翻案作品中也有如此的特色。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日本作家太宰治的戰爭期間之書寫態度，及呈現出之翻案及非翻案作品單單只是主題、創作方式的不同，其內容實際上有一貫相同之處。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得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檢閱制度下，作家為了通過檢閱制之創作時用心及作品表現。